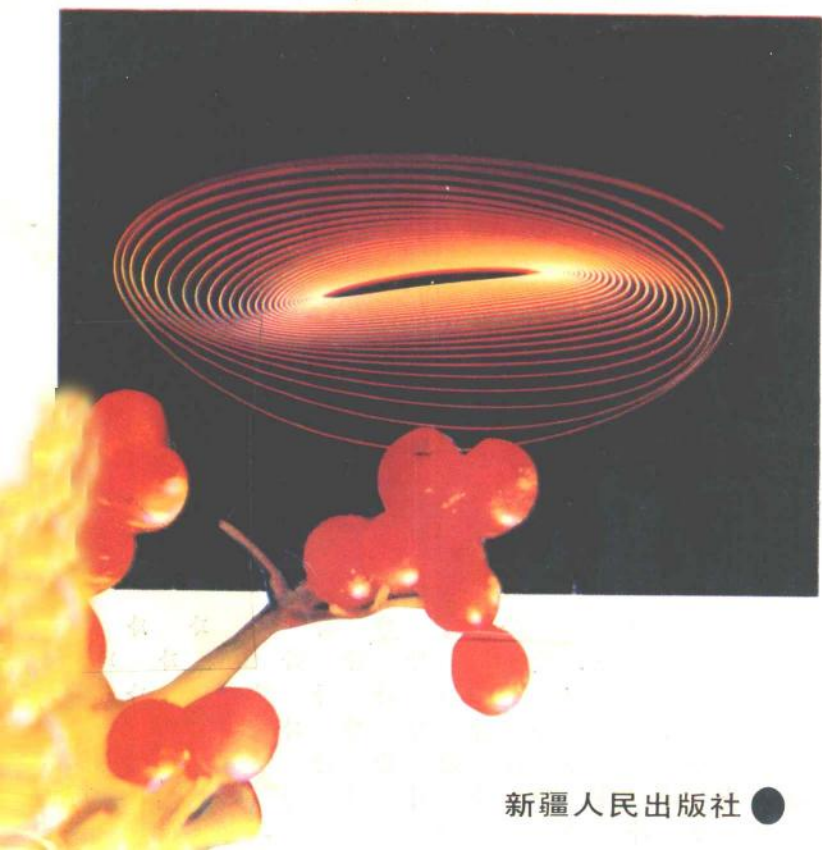


SAISHANGYEITEIJI

周惠著

塞上冶铁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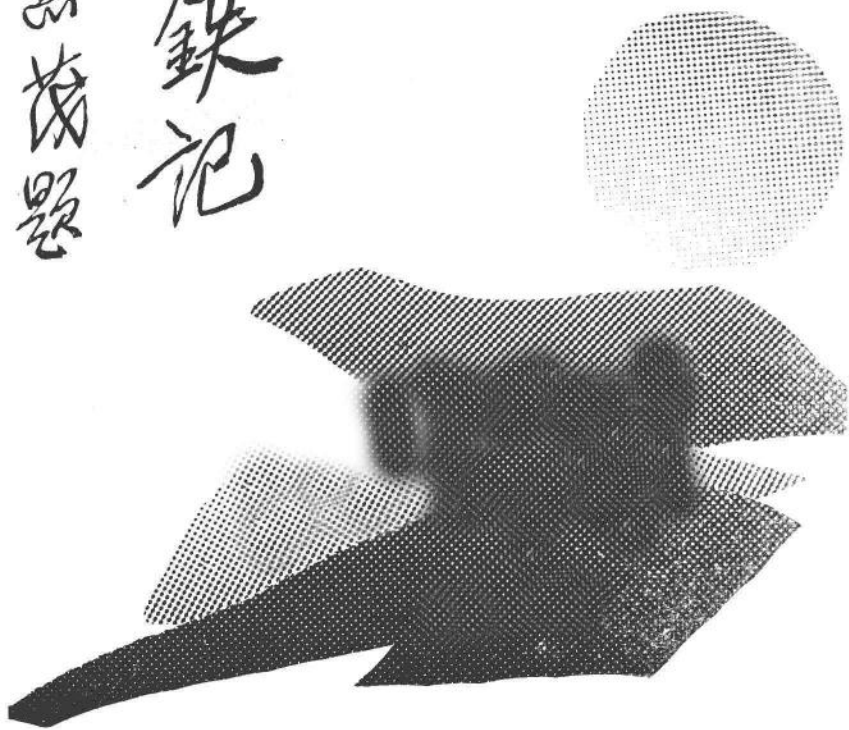


新疆人民出版社 ●

周惠著

塞上冶鉄記

王鼎茂題



塞上冶铁记
周 惠

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乌鲁木齐市建中路54号 邮政编码830001)

新疆五家渠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8.375印张 3插页 180千字

1991年8月第1版 1991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 000

ISBN7-228-01886-9/I·635 定价：3.30元

艱苦奮鬥 創建八鋼

王震

三月廿七日
一九八九年

革命意志如鋼鐵
艱苦創業展宏圖

王思茂

一九九〇年四月廿九日

序

张希钦

《塞上冶铁记》是写新疆炼钢的。无论是一个国家还是地区，没有钢铁都是难以想象的：土木结构的楼群、圆木搭成的小桥、吱呀的水磨、裂缝的木瓢、牛车在荒原上缓行、硬木的钻塔在九级大风中左右晃动……。令人难以置信而又不得不信的事实是：尽管西域新疆冶铁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西汉时期，可直到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新疆前夕的1949年，作为新疆首府的乌鲁木齐，也不过有几盘打铁的土炉子而已。新疆和平解放，新疆各族人民在政治上翻身，扬眉吐气精神舒畅的新形势下，掀开了新疆冶铁史上新的光辉灿烂的一页。

我们的时代是英雄辈出的时代。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为造就英雄提供了极其肥沃的土地。人民事业的崇高理想号召人民去进行伟大的革命斗争，而伟大的革命斗争必然锻炼出无数的英雄人物。自1949年9月新疆解放以来，在保卫和开发建设新疆的伟大事业中，有无数的开拓者、奋斗者、献身者，他们用自己的劳动、心血以至于生命，换来了绿洲溢翠，纱厂轰鸣，钢水飞溅，铁牛突突……《塞上冶铁记》浓笔重彩，饱蘸激情地描绘了以王震司令员为首的进军新疆的

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在极其艰难的环境里，为新疆建立起第一个钢铁基地——八一钢铁厂的英雄业绩。八一钢铁厂虽然规模不大，但它对新疆的经济建设起了积极的作用。这是一段充满艰辛和喜悦、成功和失败的难忘的日子，这里一批赤胆忠心、百折不挠、具有非凡胆略和坚强意志的革命战士。他们的形象，他们在炼钢炉前的英姿，都因了作者生动的刻画而活龙活现于纸上……

《塞上冶铁记》，是一部纪实文学作品，既有史料价值，又有文学形象，是一部难得的好书。它以纪实的手法，再现了王震和他的部下遵照毛泽东同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军队，在和平时期，在不妨碍军事任务的条件下，应有计划地参加农业和工业生产，帮助国家的建设工作”的指示，为建设边疆贡献力量的历史史实。它写了成功的喜悦，也写了失败的苦涩，写了新生事物的不可战胜，也写了新生事物的艰难历程，新旧观念的撞击，新旧习惯的磨擦以及人与自然的搏斗；它揭示了矛盾与冲突，歌颂了创业与乐观。横贯全书的主线，就是全心全意为新疆各族人民服务，从某种意义上讲，《塞上冶铁记》的出版，为建设新疆的军史故事增添了生动活泼而又扣人心弦的一页。通过这本书，相信读者会为边疆建设者的业绩而感动，而焕发出开发新疆、建设新疆和保卫边疆的巨大热情。同时也相信，我们新一代的建设者们，一定会在前人的基础上，开创出更加宏伟的事业，把美丽富饶的新疆，建设成为我国经济的重要基地。

王震同志的题词和王思茂同志的题词为这一段历史作了精辟的概括。作为一名老兵，我忘不了这一段历史；新一代年轻人读了《塞上冶铁记》，相信也不再会忘记这一段历

史。作为当年跟随王震进疆的作者，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大好事，我祝愿他在有生之年能再出新作，夕阳灿烂。

1990年7月24日于乌鲁木齐市

在新疆这块多民族聚居的古老土地上，有着许多美丽而神奇的传说，有着许多站在历史浪尖上的人物，有着许多关于铁的故事。

新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铁器时代，原子时代……，地下矿藏的发现与被利用，生产工具的改进，科学的发展，促进或加速了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

新疆冶铁业的出现和发展，对于造福人民，开发建设祖国边疆，同样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站在20世纪的高岗上，俯瞰西域大地，那动人的可歌可泣的幕幕冶铁画面在眼前跳动。仿佛又看到了千百年前那一座座石化了的雕像……

史载，雄才大略的汉武帝曾广揽天下英才，深为张骞的韬略和英姿所折服，即刻委派他出使西域，命他恩泽于天山，洒甘霖于边陲。“张骞通西域”——遂成千古壮举和永垂青史的佳话。

话说张骞接受圣命，率领卫士、向导和翻译甘父，加上百名能工巧匠，踏上了通往大月氏国的旅途，不幸中途受阻于匈奴部落。单于慕于张骞的才干，将他扣留，所携的全部财物和工匠收归已有，粗暴地遣散了他的随从，妄图软化、收买张骞。

光阴似箭，不觉三年过去了。

张骞每日读书、打猎，教匈奴妻子汉语，或邀甘父谈话。对妻子，从不像匈奴男子那样把女人当玩物，而是相敬如宾。这一切，使妻子的感情发生了变化，敌视、戒备之心渐渐淡了下来。

九年过去了。单于认为张骞已经“恋妻爱子”，很快就会顺服于他的，从此就放松了对张骞的监视。可张骞终日在妻子面前闷闷不乐，对单于仅仅是强颜欢笑。

九年的共同生活，妻子已深知张骞的抱负。她为张骞暗暗地打点行装，备办鞍具，终于在一个狂风大作的雪夜里，她冒着杀身之祸，挥泪送走了朝夕相处的丈夫。

这位伟大的西域开拓者，先后两次出使西域，用他的胆识和韬略开拓了一条由我国西域经中亚、西亚，到达非洲和欧洲的陆地通道。这一功绩绝不亚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及郑和下西洋。西域人对张骞的敬仰与怀念是自发的、深切的。

就在张骞被匈奴羁绊的那些年月里，他所带来的百余名能工巧匠几乎征服了匈奴及西域各国人的心，先进的中原技艺传遍了西域各地。采矿与冶铁业在西域萌发起来。“城郭诸国”纷纷上书奏请汉朝天子再遣更多的工匠协助他们勘探铁矿。人们顾不上什么神规禁命，争先恐后地带上胡饼，背起水囊，像当年开采玉石一般，钻山入谷，出没于莽原瀚海之中。丛山峻岭中不时回响起叮叮咚咚的敲击声，沉睡的大山惊醒了，安居在山中的禽兽观望着这些不速之客，却并无惧色，也不逃避。

生活在西域的人，在中原“汉巧”的协助下，不断在天山南北发现了奉为神灵的铁矿石：

若羌（策勒）飞奏“山有铁”；山国（焉耆）折奏“山出铁”；莎车“有铁山”；难兜（克什米尔西北）“有铁”；姑墨（阿克苏）“出铁”；龟兹（库车）“能铸冶”……

奏折像祝捷文书，报进首领的帷帐。他们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半信半疑地问：“此乃当真？”奏者曰：“千真万确！”并且把皮囊中的铁矿石和冶炼出的半成品取出来摆在案头，端到他们眼皮底下。那一块块褐红色的石头，摩擦得闪着银光的铁制半成品，可把这些高居衙门的朝官看呆了，端详，抚摩，半晌才悟出这是活生生的现实，赶忙将其陈设于中堂，奉为至宝，并策马飞报朝廷，表奏天子。

“诸国”百姓高歌欢舞，拜佛诵经之声市居可闻，向着铁矿石轮番拜谒，欢呼“与汉同”的丰功伟绩，感谢上苍赐西域人以瑰宝。人们既相信智慧和劳动，又感恩圣人张骞。

瑰宝出世，使西域大地发生了历史性变革，诞生了西域冶铁业，产生了本地的手工业者，为新兴的“丝绸之路”增添了光彩。

至东汉时期，西域的又一个重大发现，迅猛地促进了冶铁业的发展。

这一天，日朗温高，在一个高山深谷里突然燃起了大火，浓烟铺天盖地，热浪滚滚灼煞人。火借风势，风助火威，延续数十日。人们大喊：“火神爷下界啦！”官府巧立名目借机搜刮民脂民膏；神汉巫婆装神弄鬼敲诈勒索；百姓向上天祈祷，献牲，长拜，“请求天老爷收回妖火吧！……”

唯独开掘铁矿的工匠们不相信。“咱们进山去看个究竟怎么样？”一人揭竿众人随，他们背着朝廷和亲人，背起行装

循着火光走去。逼近火场……嗨，好大一片火海！几个胆大心细的身上裹着水淋淋的衣服，头戴湿漉漉的帽子，硬是冒死从火中掘起一块块正在燃烧着的黑石头。手被烧得钻心痛，黑石头上的火苗被扑灭了，细细一看，啊，哪里是什么妖火神火，是这些黑石头在燃烧哇！他们在掘铁矿石的生涯里，没有一天不见到这种乌黑的东西，但它们能燃烧，倒是第一次看到。“要是能用这些黑石头冶铁多好啊！”有人突发奇想。一语道破天机，众工匠狂喜顿悟，禁不住四下里挖掘起来。

过去，他们冶铁时都是用木炭，火力不够旺，温度不够高，铁的质量受到限制。这下，工匠们第一次认识了露天煤，用它冶铁真是尽如人意。

用煤冶铁，使方兴未艾的冶铁业在西域有了长足发展，各地迅速掀起巩固国防的“作兵”热潮，铸造器具，打置兵刃，甚是兴盛。西域从此结束了“兵刃朴钝”、“弓弩不利”的被动局面。

由于采煤冶铁，新疆历史上生产出了世代万能的坎土曼。这种神奇的工具历1700余载而不衰。在浩瀚的戈壁上，各族人民用这种铁制农具开荒引水，营造良田，生产力得到了发展。人们用诗赞美坎土曼：

一根独木柄，
一方单刃铁，
挥起风作响，
落地土石扬。

后来，新疆制造的坎土曼传向内地，传入西亚各地。铁

这个东西神了！

打那以后，铁器由坎土曼领先加入了丝绸之路的行列，一时间，新疆出现了卖买手工业产品的商人，产销渠道活跃起来，“新疆铁”声望日高，新疆工匠名气越来越大，铁器的发展带出了玉器，又促进了纺织和商业。

戈壁风在铁器的伴奏下，吹醒了新疆的地下宝藏！

到了18世纪的清朝。乾隆皇帝选良将，派重兵，加强边防，一度出现了康平盛世。古老的丝绸之路载着中华民族的情谊，将龙的形象重现于欧、亚、非。

新疆的冶铁业重现风姿，零星的民间冶铁和官办的铁厂同时并举，再度兴起了发展工业的热潮。乾隆三十八年（公元1773年），“经伊犁将军请准，调派维吾尔族农民在伊犁河南山索果尔地方采挖生铁锻炼，又从阿克苏调来熟悉采铁的维族三十户和绿营士兵前往协同采挖，相继办起了铁厂、铜厂、铅厂、煤窑、火药厂、玉石厂、盐厂、金厂……”在肥美的伊犁河谷，在星罗棋布的绿洲上空，升起阵阵烟云，很是怡人，好一幅李白诗景：“炉火照天地，红星乱紫烟，赧郎明月夜，歌曲动寒川。”昌吉县孟克图岭北麓的铁厂，当时创造了年产五六万斤铁的高纪录。

民间商人中有个崔占元，早有兴边之志，上了本奏折：“新疆地处边关，物产丰富，兴办冶铁乃利国利民之举……”崔氏的义举很快得到恩准，他便在昌吉河上游办起了私人铁厂，近取璜山煤炭，冶炼本地矿石，特意从吐鲁番“调取回子铁匠四名”组成了工程技术队伍。崔氏整日勤于经营，热心管理。生产超过了官办铁厂，因此，朝廷特意嘉奖他一顶“世袭恩骑尉”的乌纱帽。

欣欣向荣的景象引起侵略者的不安，沙俄在武力进犯暂时未能得手的时候，又操起资本入侵的利剑。一时间，刚刚兴起的新疆民族工业受到严重挑战，处在“带伤上阵”的困境。在这危急关头，鸦片战争中被昏庸的道光皇帝革去了官职的爱国将领林则徐，带着“小丑跳梁谁殄灭？中原揽辔望澄清，关山万里残宵梦，犹听江东战鼓声”的感叹，走在发配新疆的路上。

林公所到之地，各业复苏。林则徐禁烟的威严仍然威慑着外国侵略者，他们在新疆的横行，洋铁的倾销势头，受到了扼制。冶铁工匠重新振作起精神。你听，那位崔占元激动地说：“明我心者，林公也！”他东山再起，又办起了几处冶铁作坊。

新疆生产的兵器和农具，在甘凉、内蒙以及新疆各地都是抢手货，以坎土曼为首的“西域牌”农具，人们喜闻乐见。林则徐在新疆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当他奉诏离开新疆时曾写下了肝胆可照的诗篇：“西域遍行三万里，斯游我亦浪称雄。”

可在他离开新疆之后的几十年里，沙俄的洋铁像蚕食一般又挤进了新疆，他们使出利诱收买手段，露出了侵略的野心，一个俄商说：“要让新疆这块宝石，成为沙皇皇冠上的一颗夜明珠！”洋铁不惜舍本，以低于新疆铁三分之二的价格倾销市场，终于在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9年）新疆的冶铁业被挤垮了。

时光流逝，新疆政权落入投机军阀盛世才之手。

1938年，盛世才的情报部门得知担任中央苏区银行经理的毛泽东胞弟毛泽民将取道新疆前往苏联治病。当时新疆的财政十分混乱，几乎无官不贪，无吏不污。面临绝境，盛世才决意把毛泽民留下来为他整顿财政。于是一方面向中共中央发出了措词诚恳的请求电报；一方面向我党驻新疆的负责人陈潭秋面陈急切心情。为了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上级同意了盛世才的请求，决定毛泽民同志暂时留下来协助新疆工作，化名周彬，担任新疆省财政厅长。他亲自制订了新疆三年建设计划，工业方面计划兴建独山子油矿和头屯河铁工厂，以及各种与之配套的小工厂。

头屯河区位于迪化（乌鲁木齐）西郊，三面环山，一面开阔平坦，确实像鎔金元宝似的珍藏在天山之麓。发源于孟克图岭东北麓的头屯河，像一条大动脉，穿行其间，四季水源不竭。附近有铁和煤矿，实在是块天赐宝地和军事要冲。工厂处于冲积河谷中，除了乘飞机鸟瞰，否则难以发觉。

“我要很快在这里办起钢铁工厂，自产军火，怎么样？”盛世才狂妄自大，野心勃勃，有着一切军阀所具有的特点。

“很好，快马添翅了。”谋士们唯唯诺诺，点头称是。

面对谋士们，毛泽民清楚其中不乏专门人材，还是提出

了一条建议：派人去工业发达的上海聘请专家来新疆商讨大计。盛世才望着众谋士，心里权衡着。谋士们怕工厂办不好吃盛世才的苦头，所以顺着毛泽民的建议议论开了：

“周厅长的建议甚好，上海钢铁工业‘四大巨头’之一的余怀祖是个大能人，何不请他来疆！”

盛世才想要自己在新疆造军火，造飞机，建个山西阎锡山式的独立王国，所以对这方面的人才有所侧目的。他知道，这个余怀祖不一般，是个留学美国的硕士，自己办了个大鑫钢铁厂，制造“詹天佑钩”扬名海内外，是个具有第一流生产能力的钢铁专家，技术上排在“四巨头”之首。他立即派亲信金老疙瘩赶赴上海，又从上海寻到重庆渝鑫钢铁厂，终于见到了这位绅士模样的总经理。

金老疙瘩说明来意之后，余怀祖有些为难，背着手在书房中兜圈子。能否请动这位专家，谁心中都没底，办不成这件事，盛世才会发脾气，露出他的翻脸刀本质，因此，金老疙瘩的心跳跟余经理的脚步声一样沉重而闷响。

寂静中，双方都在调动大脑中最紧张的神经。金老疙瘩挺直了腰干，坐在沙发边上，目不转睛地盯着余怀祖那双油黑锃亮的皮鞋在地毯上划着弧形圈子，皮鞋运动时间越长，危险性似乎越大，冷汗从手心移向心窝，加快了心跳频率，很快传到脖颈上，弄得敏感的耳骨嗡嗡直响。这位盛世才的亲信，多年养尊处优还没有这样紧张过。他咬紧牙根忍受着难熬的时刻，偶尔抬起眼皮观察一下余怀祖的面部表情，赶紧又把眼睑低垂下来，心里又急又恨。心想，这里不是我们的地盘，如果在新疆，我早把你锁来了，我才不跟你低三下四的受洋罪呢！一时间，盛世才的凶像又出现在眼前，手铐、

脚镣、无声手枪、“逍遥乐”，轮番在眼前晃动起来，越晃越亮越清晰，他索性低下头，恢复了苦恼的等待。

余怀祖心里并不比这位绅士说客轻松。他虽然不甚了解那位新疆省督办的为人，但多少耳闻过盛某并非文墨出身，是个一意孤行的军阀。可又想到他能不远万里派使者前来相请，可见这位土皇帝并不像传说的一个武夫而已。想到宽松处停下脚步往窗外望了两眼，金老疙瘩以为对方想通了，迅速站立起来，陪着笑脸，准备躬身领教。没想到余怀祖并没理会他的举动，眼皮没抬地换了一支烟，又开始了踱步。

炎热的天气，连一丝风也没有，只有知了在庭院的树上鸣叫着，而且你越心烦，它越叫，共鸣声音越响……

金老疙瘩望着他的背影，复又坐下来推测光景。

一位中年女侍端上两杯黄色饮料，连声“请”都没说，转身就走出去。室内又恢复了紧张和冷漠。

余怀祖的兴趣好像来了，脸上松弛了许多，脚步渐渐慢了下来。他心想，从美国归来的几年中，总是颠沛流离，无一处安身立命之地，新疆虽然背靠苏俄，但毕竟还算后方，这种地理条件可以实现自己科学救国的夙愿，于是走到金老疙瘩对面，背着手说道：“我同意看一看再议。”他终于开口了。

金老疙瘩自然高兴，第二天他们便乘飞机绕道飞往迪化。余怀祖从飞机上看到的是绿的颜色逐渐减少，直到消逝。他知道那灰黄的土地，便是戈壁荒漠，那几乎是生命的禁地，然而一个科学工作者的本能告诉他，这仅仅是表面现象，在这块次大陆的地表深处蕴藏着无穷尽的宝藏。人们的认识却往往被这些假象所迷惑、吓倒。思想之中，飞机已